

被诅咒的要塞

夏龙河〇著

CURSED
FORTRESS



隐秘的山林，强者生存

明枪暗斗的混战，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？

危机四伏的森林，沉寂百年的秘事，
命运多舛的幸存者，生命轨迹在此交会，将魂安何处？

夏龙河

这个世界有无数隐秘。每一个隐秘，都有一段曲折的故事。
作者的本分，就是挖掘有意义的好故事，给人启迪，让人深思。



台海出版社

夏龙河◎著

CURSED
FORTRESS

被诅咒的要塞

明枪暗斗的混战，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？

危机四伏的森林，沉寂百年的秘事，
命运多舛的幸存者，生命轨迹在此交会，将魂安何处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诅咒的要塞 / 夏龙河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

2018. 6

ISBN 978 - 7 - 5168 - 1937 - 1

I. ①被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2064 号

被诅咒的要塞

著 者: 夏龙河

责任编辑: 姚红梅 曹文静 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 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宝莲鸿图科技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1937 - 1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第一章 深山里的乞丐 // 001

- 第一节 楔子 // 001
- 第二节 奇怪的乞丐 // 003
- 第三节 灰熊 // 007
- 第四节 妻女失踪 // 011
- 第五节 报警 // 016
- 第六节 萨满巫师 // 020
- 第七节 鬼巡逻 // 025
- 第八节 空营地 // 028
- 第九节 来自地狱的声音 // 031

第二章 是人还是鬼 // 035

- 第一节 寻找道长 // 035
- 第二节 奔跑的人和手 // 037
- 第三节 地质队奇遇 // 041
- 第四节 道长和巫师 // 045
- 第五节 女人的身影 // 049

第六节 裂谷里的尸体 // 051

第七节 茅屋里的大仙 // 057

第三章 迷 路 // 060

第一节 招手的女子 // 060

第二节 跟踪 // 062

第三节 吊满尸体的房间 // 067

第四节 日本老兵 // 070

第五节 兄弟相认 // 074

第六节 洞里的骷髅 // 078

第七节 老林女鬼 // 081

第八节 陷阱 // 084

第四章 报 案 // 090

第一节 重返道观 // 090

第二节 道士的尸体 // 093

第三节 林中惨叫 // 096

第四节 救人 // 099

第五节 出山 // 103

第六节 自己人 // 107

第七节 逃离警察局 // 110

第八节 灵虚道长 // 112

第五章 腹背受敌 // 116

第一节 杀狗 // 116

第二节 隐秘洞口 // 119

第三节 悬洞的秘密 // 121

第四节	会合	// 124
第五节	金人杀手	// 128
第六节	人心惶惶	// 131
第七节	李菲被抓	// 134
第八节	吃鱼	// 138
第九节	真相	// 141

第六章 赌 局 // 146

第一节	我相信他	// 146
第二节	甩金河	// 149
第三节	埋人	// 153
第四节	探虎穴	// 157
第五节	道长杀人	// 160
第六节	失忆的日本人	// 163
第七节	张日杀人	// 168
第八节	闹鬼	// 171
第九节	暴露	// 176

第七章 山 虎 // 182

第一节	坐着的骷髅	// 182
第二节	跟踪的日本人	// 185
第三节	大草甸子	// 188
第四节	野人	// 192
第五节	山洞里的声音	// 197
第六节	行刑	// 201
第七节	服毒	// 205

第八章 夜 战 // 212

- 第一节 上阵 // 212
- 第二节 诱饵 // 215
- 第三节 多疑的大当家 // 217
- 第四节 造反 // 220
- 第五节 二当家之死 // 224
- 第六节 救人 // 226
- 第七节 火光 // 230
- 第八节 神秘木刻榜 // 234
- 第九节 毒发 // 236

第九章 金 人 // 240

- 第一节 鬼林子 // 240
- 第二节 杀人机关 // 244
- 第三节 阿坝族长 // 246
- 第四节 寨子里的人影 // 250
- 第五节 山虎帮入侵 // 254
- 第六节 神秘人物 // 259
- 第七节 王进的真实身分 // 263
- 第八节 说服大当家 // 266

第十章 还 击 // 272

- 第一节 联合行动 // 272
- 第二节 险恶招数 // 276
- 第三节 金人最后之战 // 280
- 第四节 大当家之死 // 285
- 第五节 谗异的投降 // 288

- 第六节 毒蛇袭击 // 292
- 第七节 暗流 // 297
- 第八节 养蛇人 // 301
- 第九节 一计不成 // 305
- 第十节 除掉藤森 // 308
- 第十一节 李菲受伤 // 312
- 第十二节 铲除特务 // 316
- 第十三节 大结局 // 321

第一章

深山里的乞丐

第一节 楔子

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日本关东军盘踞的东宁要塞所属的胜洪山地下要塞，已经被苏联红军狂泻过来的七千吨炮弹炸得体无完肤。

日军在胜洪山要塞所建的所有地上设施，包括重炮炮位、重机枪枪位，都不见了踪影，土地就像是被人深耕过，下面还被水煮着似的，热气蒸腾。地面上，看不到一棵树木和青草。一眼看去，犹如世界末日。

守卫胜洪山要塞的五百多名日军，已经死了三百多。幸亏有坚不可摧的地下工程，否则现在他们早被苏联红军撕成了碎片。

指挥所里，烛光摇曳，藤森大队长看着眼前的军刀出神。

虽然要塞固若金汤，他也知道，关东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。要塞跟外界联络已经中断，他派出的所有企图跟外界联络的人马，都没有回来。当然，他也不知道天皇已经在八月十五日宣布投降了。

一阵炮火在头顶爆炸，虽然隔着山体和厚达三米的混凝土隔离层，但是

那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击波，还是震得墙壁嗡嗡发抖。

“去吧。”藤森声音嘶哑，似乎是对着眼前的军刀说。

“大队长，她们都是女人孩子啊。”小队长斋藤眼里都是哀伤。

“她们都是天皇的子民。”藤森说到这儿，眼里露出一缕凶光，“不能让她们落到苏联人的手里，斋藤君，我希望你能明白。”

小队长斋藤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，说：“是。”

“你们想办法冲出去，”藤森说：“跟司令部取得联系，还有……”

藤森的眼里浮上了一丝柔情：“如果你能活着出去，请帮忙照顾一下我的妻子。”

斋藤看了看藤森，肃然低下头：“是。”

斋藤带了三十名士兵，走过长长的通道，拐了几个弯，经过一段被炮火炸得露了顶的通道，来到一个房间前。他对门口站岗的士兵挥了挥手，士兵推开门。

斋藤走了进去。跟在后面的一个士兵，挑着两只木桶，也跟了进去。

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，是要塞的仓库之一。现在房间里聚集着大约一百多名日本妇女和十多名孩子。

这些妇女有的是年轻的学生，有的是军官的家属，还有二十多名慰安妇。

她们看着斋藤，斋藤也看着她们。

其中有个认识斋藤，轻轻地问：“斋藤君，您是送我们上路的吗？”

斋藤挨个儿看着她们，点了点头：“是。”

女人轻轻地笑了，说：“我们要回家了。”

有人哭泣，有人唱起了哀伤的歌曲，斋藤看着她们，目光里尽是不忍。这些日本女人骚动了一会儿，都站了起来，排着队，用自己带的碗和杯子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从水桶前经过。

一个士兵用舀子舀着汤，均匀地分给她们。

分完了后，挑着水桶的士兵先走了。

斋藤和士兵朝着女人和孩子们弯下腰，鞠躬。

此时的要塞里，突然寂静无声。苏联人的大炮也停止了轰击。有个女人好像看到了希望，说：“苏联人停止进攻了。”

斋藤就像没听到似的，弯着腰，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响。妇女们看着斋藤，眼神渐渐暗淡下来。

一个女人带头，先把汤喂给孩子喝了，然后，把碗里剩下的一饮而尽。她坐在地上，抱着孩子，喃喃地说：“我要回家了，妈妈，我要回家给您梳头了。”

没有人说话，大家都把碗里的毒液，一饮而尽。

斋藤小队长弯腰低头，眼泪吧嗒吧嗒滴落下。

一刹那，房间变成了地狱。嘴角流着血的女人撕扯着衣服，哀号着，在地上爬动着，甚至互相撕咬着。

那个跟斋藤熟悉的女人，嘴角流着血，抬起头，说：“斋藤君，求求您，给我们一颗子弹吧。”

斋藤摇摇头：“子弹是要留着给敌人的。”

说完斋藤朝着她们连鞠三躬，带着人走出房间。

待他们走远，几个等候在外面的士兵，点着了早已摆好的炸药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通道在他们后面被炸塌了。

房间，成了与世隔绝的另一个世界。

斋藤带着几十个精干的士兵，没有回到指挥部，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。

第二节 奇怪的乞丐

一九四七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山东人张凯穿着一身破衣服，挑着担子，带着妻子女儿，来到东北的深山里。山里树高林密，张凯抬头四顾，觉得四

周的山和树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他是从山东逃荒来的，从老家到东北，他一家人一路讨饭，走了整整半年。

顺着一条依稀的小路走了一会儿，张凯便看到了兄弟张雷建在大山深处的茅屋。小屋在一处山坡上，屋子前有块平地，还没开始种菜。在四周不见边际的树木映衬下，小小的茅屋显得很孤单，一抹斜阳趴在西边屋顶上，一副时刻准备离开的样子。

看着小茅屋，张凯心里有些酸楚。他没有想到，兄弟来东北十多年了，日子过得这么寒酸。在老家人眼里，东北到处都是黑油油的土地，都有一堆一堆的粮食。

要不，他也不会千里迢迢来东北投奔张雷。

张雷家没人。门没锁，张凯推门进屋。屋里很简陋，一灶一炕，炕上有破烂的铺盖，地上摆着几个坛子。一张掉了角的桌子上，还放着没有收拾的碗筷和一块长了毛的玉米饼子。

“人这是到哪儿去了呢？桌子都没收拾。”张凯嘟囔着。

趁着天还不黑，妻子烧了水，把锅刷了，从地上的坛子里找到一些玉米面，糊了一锅饼子，女儿张秀丽在墙角的一个瓷缸里找到了一些泡菜，三人就着咸菜，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。

至此，张凯才觉得有了“家”的温暖。

女儿和妻子因为累，从担子上取下铺盖，先睡了。张凯吃得太饱，也因为在新地方睡不着觉，就出来，坐在门口的木墩上抽烟。

从山东一路讨饭，终于来到了关东，找到了张雷的家，不用担心饿死了。可是张凯还是觉得不太踏实。

看着远远近近黑茫茫的树林，听着隐隐约约远的近的，各种野兽的吼叫，他觉得有些担忧。似乎那些茫茫树林背后，藏着什么秘密。刚刚他怕妻子害怕，没有明说，兄弟张雷一家人的消失，他觉得有蹊跷。门没锁，饭桌都没收拾，这么匆忙就离开家，肯定有原因。可是，是什么样的原因，能让兄弟一家匆匆离开呢？

张凯边抽烟边想，越想越有些害怕，他不敢在外面坐了，就回到屋里，插了门，把门用木头顶住，把菜刀放在炕头，才上炕睡觉。

张凯做了一个梦。他梦到有人在窗前朝里窥视。那人似乎没有脸，只有一个头的形状，他站在窗户前，塑像似的，一动不动地朝屋里看。

张凯从梦中惊醒；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。

不过，他感觉这梦非常真实。好像真的看到人一样。张凯爬起来，看着窗户，却不敢走过去朝外看。

如果真的有人怎么办？

如果是个鬼怎么办？

刚刚他在村里打听兄弟的住处，有个给他指路的人告诉他，这山里死了很多。当时张凯没把这句话当回事，现在想起来，不由得浑身发冷。

正在张凯发愣的时候，从外面传来了隐隐的似乎有人推门的声音。

声音不是很大，但是比较清晰，明显有别于别的声音。

推了一下，似乎没推开，外面的人略微停了停，加大了推门的力度。随着力度的加大，木门和门闩发出了清晰的碰撞声。

张凯吓得浑身僵硬，他推醒妻子和女儿，然后，稳了稳情绪，攥了把菜刀在手，喝问：“谁？”

推门的声音突然停了，好像推门的也吓了一跳。等了一会儿，外面才传来冷冷的声音，说：“过路的。”

声音冰凉冷硬，几乎不像是人发出的声音。张凯抖着声音问：“你推门干什么？”

“讨口饭吃。”还是冰凉的声音。但是这句话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凯。这一路上，他不知道跟多少家对着多少门、多少人说过这几个字。有的人家“砰”的一声就关了门，有的会送出个菜团子，当然也有放狗咬的。

他能理解此刻外面那人心中的苦楚和希望。

张凯正要开门，妻子胡桂华挡住了他。妻子起身下炕，拿起桌子上的一个饼子，从窗口递出去，说：“我们就剩下这个饼子了。睡下了，就不给你

开门了。”

外面那人接了饼子，似乎就在门外大吃起来。因为吃得太急，好像是噎着了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。

张凯经历过很多次被噎着的经历，知道那种无以言述的痛苦。就赶紧开了门，倒了一碗水，端了出来。那人喝着水，把喉咙处的东西咽下去，朝着张凯鞠躬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
张凯又给他倒了一碗水。张凯的妻子心善，又给他一个饼子，把那人叫进来，让他吃。

讨饭的进了屋，几口就把一个饼子吃了。然后，端起碗喝水。

张凯问他是哪里人，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。

讨饭的说，他是山后屯子的，住在这里的那个人他认识，常走到这儿讨口饭吃，今天怎么不是他了呢？

张凯解释说，这个屋子是他兄弟张雷的，他是张雷老家的叔伯兄弟。

那人“噢”了一声，看了看张凯和胡桂华，把水喝完，就鞠躬告辞了。

在他起身的时候，张凯注意到他的眼神，好像很特别。但是只是一闪念，那人就走出了茅屋，朝着一边走了。

张凯觉得好像有地方不对劲，关了门，要上炕睡觉，但是脑袋里老是闪晃着那个人告辞时眼中不经意露出的凶光。

他猛地想起来，这条路是上山下山的路，只通到山前张雷原先住的屯子，根本不可能通到山后的什么屯子。

张凯猛地拉开门，朝那乞丐走去的路上看。天上有了一点月光，把周围的一切照得比较清晰，可是那个动作迟缓的要饭的人，竟然踪影皆无。

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搓了几把脸，走出屋子，转身四下看去。月光淡淡如水，四周很静，没有任何人的踪迹。

张凯目瞪口呆。

妻子走出来，问他：“怎么了？你看什么？”

张凯说：“那人没有影儿了。”

妻子胡桂华不信，说：“不能吧，他难道是鬼？”

话一出口，把张凯和胡桂华都吓了一跳，他们互相望了望，眼里都有了怯意。胡桂华拉着张凯回到屋里，关了门。

门外突然又传来细微的似乎有人走动的声音。

两人站在门口，大气都不敢出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。

胡桂华浑身开始发抖，小声说：“是鬼，是鬼吧。”

张凯说：“不是。如果是鬼，应该没有声音。”

张凯找到菜刀，猛地拉开门。外面依旧月光淡淡的，没有风，树木都是一动不动，没有人，也没有其他动物的影子。

但是，只要一关门，他们就能听到外面传来清晰的有人走动的声音。张凯索性开了门，握着把柴刀，在门口坐了一夜。

第三节 灰熊

直到天微微亮，老婆和女儿都睡醒了，张凯才上炕睡了一会儿。

老婆做熟饭，张凯起来吃了点儿。他刚要继续躺下睡，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女儿凄厉的喊叫声。

张凯一跃而起，穿上鞋子，就跑了出去。女儿在屋后用乱树枝围起的厕所里，张凯不能进去。妻子胡桂华跑进去，拉着女儿跑出来。老婆跑出来后，一屁股蹲在地上，指着厕所，干呕着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张凯冲进去，看到在厕所的一角蹲着一个人。那人戴着帽子，穿着一件破烂得看不出样子的衣服，侧对着进出的门口。

张凯喝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好像那人的帽子动了动，但是他没有应声，也没有转过身来。张凯向外跑得匆忙，没有带任何东西，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掂量着，走了进去。

那人蹲着，还是不动。张凯把手中的石头，就朝他砸了过去，那“人”

竟然不经砸，“扑通”一声被砸扁了。

张凯凑过去一看，这个人竟然是个稻草人。不过这个稻草人扎得太像了，即便张凯把它砸扁了，它还是很邪异地歪着，似乎在观察着张凯。张凯很气愤，上去几下就把这个稻草人踩扁了。

不过，这样的一件小事，却更加让他觉得这地方有些诡异。这个稻草人，是张雷放到厕所去的吗？如果不是，这是谁放的？

张凯把老婆和女儿拽进屋，让她们好生在屋里待着，别出门。他要去找张雷。

老婆很惊讶，说：“这么大的一片山，你到哪儿找他去？”

张凯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得出去找找他。不行，我就在这周围能找个别的人也行。我得打听打听。这地方，太怪了。我觉得不踏实。”

老婆想了想，也没别的办法，只好答应了。张凯在屋里到处找，在旮旯里，找到一把猎枪和火药。

这真是让张凯喜出望外。猎枪保养得很好，火药和引火帽用布袋盛着，很干燥。还有一小袋铁砂，和火药放在一起。

张凯装好药，叮嘱老婆关好门，带了些吃的，就背着枪上路了。

顺着小路继续朝前走，上了一座小山坡，眼前的山林越来越密，树木越来越高。不时有动物从眼前跑过。张凯心里暗暗赞叹，这地方真是天堂，在山东老家，别说是兔子了，连地里的老鼠都快被人们吃绝种了。

小路越往前走越模糊，走了一会儿，就消失在树林中，一丁点儿影子都没有了。

张凯往后看了看，又朝前看了看。眼前树林陡然茂密，里面阴暗广袤，似乎跟身后树木稀疏的地方是两个世界。张凯有些害怕，仿佛这树林里有一个圈套，等着他钻进去。

正在他犹豫着的时候，一只松鼠从一棵树上跳下来，好奇地瞪着眼看他。张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动物，不由得被它迷住了，不错眼珠地盯着它。

多少年后，经历生生死死，已经对这片林子很熟悉的张凯，还常常想起这个清晨，这只小小的松鼠。应该说，是它的出现，让张凯觉得这片树林少了些狰狞，多了几分调皮和可爱。

张凯跟在这只蹦蹦跳跳的小松鼠后面，走进了树林。小松鼠走了一会儿，爬上了一棵松树，躲进了树叶后。张凯走过松树后，还回头看了它两眼。

眼前的树林越来越密，很多地方几乎可以说是密不透风了。虽然不是夏天，天气还有些冷清，张凯却依然感觉发闷。感到一种很压抑的，要把人挤压成一种很卑微状态的力量，从四面八方朝他压来。

这儿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，到处是树林和偶尔窜过的各种动物。

张凯感到非常的孤独。这儿是树木的世界，是兔子和蛇的世界，在外面很威风的人类，进了林子，就变成最渺小的了。

直到他看到了那座突兀的水泥房子，这种感觉才被冲淡了一些。

那是一座四方形的小房子。在无尽的树林中，显得孤独，倔强，好像有着某种隐喻。

远远地看到这座房子的时候，张凯愣了一下，想象不出是谁在这儿盖了这么座房子。但是，他感到惊喜，感到兴奋。能在这儿看到人类的踪迹，他感到非常高兴。

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。他甚至开始想象着怎么跟住在这儿的人打招呼，他想张雷肯定也从这儿走过，没准他们会知道张雷去了哪个方向，在这儿住着也是说不定的。

然而，让他惊讶的是，这又是一座空房子。有窗有门，有着平平的水泥屋顶，多好的房子啊，竟然没人。

张凯不禁赞叹着，走了进来。

只顾看四面墙壁了，他差点儿就掉进了屋子中间的竖井里。他盯着光秃秃的墙壁看，墙壁上什么都没有，张凯这才把目光从墙上转到脚下。

他的眼前竟然有一口圆圆的深井。看不到井底，不知道井底有没有水。